



戰國策第八

韓

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

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

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

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

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

從成臯始大

諸稱王皆非當時語

石溜古作石留猶言石田非沃野也百或作一

俊

只點一句不說明最有致

烈侯

鬼呼垂徒回姑  
回矩鮪戶賄等  
反不一

神采飛動寫  
得意狀踴躍  
濃色腴味全  
在諸語言上  
見第微嫌未  
鍊不耐數過  
讀視左氏終  
稍遜

一本問曰姚同  
反問一波  
一本具酒觴

曲有致

繼賜二波

丈人一本夫人  
又或作大人  
編落蓋反又力  
制即達反  
一本交足下之  
謹反字誤  
一本居市井者  
徒幸而養老母  
老母在無前字  
辭事三波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  
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  
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  
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  
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  
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  
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  
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

惟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  
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  
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  
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  
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  
以反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  
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  
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  
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

自歎四波  
意態好以得  
情勝雖不悲  
鍊却於不鍊  
處有鋒

一本至淺鮮矣  
須收此一段乃  
見聶政心事  
一本我雖不受  
曲折感慨  
師古曰睡音屋  
舉眼也眦即皆  
字謂目眦也一  
云睡五懈反眦  
士懈反

請從事五波  
一本無而死字  
一本仇者為誰無  
請得從事焉句

一本韓相傀

一本無多居處  
甚四字

宗族盛兵衛  
設是鍊語

一本無相去字

索隱云策作  
無生情言所  
將人多或生  
異情語泄今  
本無此文  
辭車徒六波

一本無侍字

姚本無殺字  
烈元作哀史作  
列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  
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  
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  
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  
者以感忿眦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  
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  
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  
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  
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

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  
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  
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  
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  
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  
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  
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

此處不露主意皮面一作面皮列女傳作披面一本自屠出腸一本莫知誰子嬰史作榮一本無榮字一本弟聖賢無吾字此下史記所叙有節奏筆力更蒼勁大勝此

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

是戰國常套而以簡勝

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多登嬰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

也。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酢之誅以揚其名也。

韓傀俠累也軼之里名深井。睚眦怒視也。仗兵器也。蓋以劍為兵。皮面列女傳作披面。以刀劈面而去其皮也。軼車相出也。成荆古之勇士。呂氏春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列義可陳列。一云。列烈通。

昭侯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

詳核而稍較拙

一本各進

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誰與而可與魏邪。趙邪。言可言豈可也。

申子請任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

倒插

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此如此。一曰。此當屬下句。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劍

獨舉利兵一事為頌語甚濃有色

當以斬堅句  
而甲盾以下  
皆屬無不備  
具之文

六國唯韓逼  
近秦說之難  
為力

只破衡一意  
與說魏同稍  
覺淡魏舉士  
眾此舉兵利  
微作襯帖

數語稍醒

沈括辯以為  
雞口牛從觀  
延篤注沈說  
亦有西本  
云何異牛後  
則明是惡語  
若從沈說亦  
非雞主牛子  
蓋是寧為雞  
雞血之首不  
為軟牛血之  
末

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題牙  
鐵幕、革抉、伐拔、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  
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  
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  
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  
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  
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  
稷以從、

谿子以下。皆弩名。冥山。棠谿。龍淵。地名。鄧師。宛  
馮。人名兼地。太阿。劍名。合膊等未詳。鞬。鞬首鎧

也。鐵幕謂以鐵為臂脛之衣。革抉以革為射決。決射鞬也。唼與馘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雞口牛後。寧為雞口自先。不為牛後隨人。進食出糞。不足解也。索隱引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尸。雞中王也。從。謂牛子。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也。

宣惠王

宣王謂堯膠堯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關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

故不作偶語

必危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馳字解未終未快若反走何以見事秦且何以云馳南陽或是為秦開一道耳

秦攻涇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涇。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涇。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不取也。

馳反走。示服也。秦已馳韓避之而秦進也。固私府言利移於下

朋元作明大事記顯王三年魏公子景賈伐韓與韓將韓明戰于陽此人在公仲前

首尾詳被

一本楚國必伐矣

一本救已也縱韓為云云

一本韓必德王

快

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

一本矣作也

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

章法

仲必以率為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陽佯同不實也曰好士曰散施曰好義所謂不實者

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

合從者必首其國之善連衡者必首其國之惡其用心亦略可見其說亦出於兵志蓋地狹民貧則宜固

守地廣人富  
則可謀人各  
因所趨以為  
說

雖有鋒銳亦  
頗鹵莽  
驚元作擊

桐秦  
亦有色有華

諸本改跌作  
蹶一本尋下  
有騰字

戰一作率

破從

只是恐嚇

不事秦一作  
不成秦注云  
謂不平成以  
事秦也  
趙元作楚

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踧踖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

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

與說魏同

攻楚下元衍  
為字

實利歆動

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豆。即菽。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稱豆。藿菽之少者。微塞也。漢書。微外。取微遮之義。鷲擊通。禮記。蚤擊擊獸。一云。鷲擊鳥。凡鳥之勇。獸之勇。皆曰鷲。踴。謂徒跳也。史注。跳躍也。科頭。不着兜鍪。貫願。奮戟。劉辰翁曰。貫願。謂見射猶奮擊。不顧死也。跌。謂扶地。馬行貌。西都賦。要跌追蹤。謂馬

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躑而過三尋也。

因西之西姚  
本作而

簡

衍秦王字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走張儀於秦。諧之於秦。使逐之也。故謂彊謂之。太宰。楚官。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也。故因西請秦王。蓋彊偽為楚使。白此於秦。言張儀致上庸之地於楚。欲以怒秦也。

從姚本作達

宜陽之役。楊從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

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茂與顯爭國得九鼎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故云以九鼎市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蔣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蔣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許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鼻亦以魏害韓者甘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

故必敗也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秦必敗

諸本俱連上誤為一章  
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  
中史作又  
桂史作杜  
收公仲一傳  
徒一作從  
生硬處見構  
法是戰國水  
色五層意漸  
出有步驟  
赫元作赫史  
作龔

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

快

謀是變二局

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

許地三層

割楚四層

抑郝茂五層

只言甘茂公孫郝無事便見向壽已重於秦

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

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

禽所獲獸也。逐獸困急。猶能傾覆人車。不可忽也。解解讎言復好也。中封言使楚自封之國中。一云。桂史作杜。索隱云。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相合也。策文中

字。恐是又字誤。所以貴。所以得貴也。許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者。取其地而還其民也。徒言無地。與之一。云謂不反民而徒收武遂。韓必不與也。武遂終不可得也者。言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矣。無以易之矣。過楚。謂以攻韓為楚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罪也。

文勢其情

以字補

一本不及魏。此似謂與魏。成因魏魏而。共攻秦故下。云絕地形。

絕地形下當有闕文引言

秦事

郝元作赫

意亦可若行。文則方而淺。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

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

疑而

以國元作國

左右當是指各國言

戰國策

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攻敬魏是且搆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首言以兵向之秦為天下強國公仲以兵向之  
珉之議必病於國矣進齊宋之兵韓進之也不  
反相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合也成平也  
猶和也四國韓宋齊魏也不者言欲攻秦而不  
果也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  
大故亡也位正言能正貴賤之位不事言不得  
干其事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  
已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輕國言為諸侯以輕  
本國也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周蔽上之說王  
之明二也申大臣為諸侯輕國之說陳軍陳四

辟去以不攻故解散也甘茂約楚趙欲攻魏也  
敬魏違其初約也初約攻而反敬之是欲與三  
國難我也故曰搆我後茂攻宜陽可以贖前若  
他人則置不檢校王猶校之以此稱王之明智  
矣自猶由也欲秦王聽  
已勿用左右之說也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

一本勸齊兵

戰國策 韓

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  
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  
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  
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  
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  
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  
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  
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  
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

條理甚分明

亦元作不

言是空言

交元作史

因其策而左  
右如意此所  
謂後起者藉

必離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  
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  
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  
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  
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此二人王之患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聽國聽於眾實謂見事中立謂立於齊魏之間  
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  
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矣楚趙不善齊故離公  
仲也行願秦臣請為公請行願為公仲言於秦  
王也離以交言別以兵言王言救魏以勁之者  
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

攻齊。秦救魏。則魏不憚齊。亦不合於齊矣。王欲則言。或欲此歟。或欲彼歟。

疊諸侯字補

簡

仗元作伏。仗是不必作仗。

揚疑傷字誤

戰國策套

限元作恨。無元作毋。

德元作得

事字補

凡借論以兩意作抑揚則有態。侯一作使。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朋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

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楚昭雖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所謂欲得武遂於秦者。此也。揚猶動。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聖賢羣輔錄。伏羲六佐。六曰陽侯。為江海。蓋因此為波神歟。博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侯。

今一作令

左傳作室於怒市於色更隋有致

下使字一本無

使字或當在末字下本亦為公也

良然

說意好備法則尚未盡

韓求武遂於秦本與楚無與而畏楚者疑武遂故楚地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

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也色作色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

任元作士

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任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王曰唐客以楚  
王言告公仲

一本聊作赫

朋元作明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杜聊之言。若公仲與  
茂善以實秦王之疑

一本載八百  
金入秦請以  
伐韓

幾瑟史作蠟  
風

伐元作先  
作先楚亦自  
通

角姚本作覺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角而幾瑟、公叔之離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

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者。昭獻本不善幾瑟。與之處。令之回心相善也。角言二人

禮均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解。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簡明

魏易於下  
一作魏地易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

簡與

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取與之合也。韓王之心不可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空失地。故求與楚易。襄子。秦諸公子之不善太子者。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

咎元作高

與

與元作扁陽  
元作楊

有辭以毋戰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

置不立也。魏欲立咎。故楚必以兵臨魏也。起兵韓起兵。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今起兵。故可以毋戰。太子幾瑟也。陽得毋戰。梁得免兵。故皆德公矣。韓世家襄公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按楚策。韓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據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幾瑟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客疑善

善韓臣韓之嫉馮者以留之為善也廣王言恃秦以自大也國不和故曰害

亦戰國策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幸元作走

魏欲立咎故必急攻韓也且以至言歸楚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

戰國策 韓

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

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

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此太子謂然。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

筆力勁肆語簡意多

是前章註解

弗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無韓未詳。一曰言小國不之有也。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矣。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也。入幾瑟入也。塞障也。不使與事也。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

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新城君芊戎也。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故以求質子卜之。是時齊魏方睦。魏不敢東。不合齊也。盼恨視也。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故必重新城。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

公一作王

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出出而歸韓也。謂魏王之言止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辭。試字可見。請請韓立之。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已元作邑邑字自通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史有公子咎有韓咎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楚欲立幾瑟。故患秦立嬰。反棄之者言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為自棄也。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

日一作也

淫象

智一作知錢  
改作之

常套

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

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揭猶反也。歸書以書歸柄猶持也。

昧當音莫葛反。公子昧唐昧皆然。韓方告病仰救於秦，秦不出師而使公孫昧之韓，所謂觀釁也。韓弱則小勁以收之，強則坐視以敵之。不合於南鄭。

則韓必受兵。故公仲危之。一本韓固其與國也。

透

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壘，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快 隋

秦。公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臣字補姚注  
云劉本去以  
字不補臣

張儀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  
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  
失秦也

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  
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峽關俱繞楚北境  
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  
矣不合軍不與楚戰也勁魏者陽為助魏實欲  
其與楚戰也攻皮氏蓋楚攻之不用不為韓用  
也乘楚因以取之也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  
之攻韓也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  
先身者善已之謀後儀者不墮於人之詐不墮  
於詐謀所以外儀矣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

學生患間員  
一互

一本無夫字

簡切  
精絕

兩束之謂勸  
成秦魏之交  
也  
一本韓輕矣

助

已夫利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  
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  
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  
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  
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  
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  
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  
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  
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

齊怒一作秦怒補云詳文意當作秦怒

擇布錢作擇稀

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變一乳兩子束猶約也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也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也服猶事也以侯國為上則相猶為下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

今一作令令字文叶

數語稍緊切

一本矣下復

有今字

只以先合釋

秦分三種意

條理甚明白

然文却不甚

奇峭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

此一條稍暇

昔者周倂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也願公之加務也

之計猶此計張居正曰無先計謂不待先計而知韓之重於兩周也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

釐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蔡母恢曰不如以

姚云劉改因作曰

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周欲立立欲咎立也為戒所謂兵餽曰來効賊蓋他子得立以咎弟為賊也

沛元作市下同

於成臯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

君資元作若資

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

沛丘必秦之屬國而孤懸者不然五國何緣以為兵端而自伐其邑

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

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

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

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

獨收一語亦似子書中摘來者

齊記書韓為齊攻

代元作秦宜從史記作齊事是

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為子順之言其注謂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恬為尤誤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

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鞞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鞞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禱言以此求事秦也天下皆不欲秦韓之合故曰天下固令韓可知萬乘秦也宋地不安言雖暫得之將必失之按趙策謂魏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

絳或作降

深慮

一本固欲病  
姚同錢劉作  
痛  
文緊切點得  
醒

秦無功。蘇代謂齊王。舉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  
急秦。秦內韓珉於齊。又云。與韓氏大吏。東勉齊  
王。必無召珉。而韓策云。韓珉相齊。蓋韓珉為齊  
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  
之訛。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  
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  
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  
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  
已。必拆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

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  
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  
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  
如子<sub>確</sub>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  
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  
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  
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計將安出。謂有齒寒之憂。痛之以固  
交者。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

疏暢而緩

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

俛元作此

同形而異情

秦字補

姚云曾改子作下

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

東孟以下姚本  
自為一章恐非  
烈元作哀蹇元  
作蹇說文蹇蹇  
也蹇蹇也

矯健有勢

日一作曰

亦是窮處一策

紆餘軒舉執  
如游龍

然而二字補

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蹇烈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則許

異為之先也是故烈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

無策之策

收尾弱

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釁，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蹇猶留侯躡漢王足。蓋使之佯死。鄭君不可得而為之為去音。謂蹇之。正曰。下文天子不可得而為。與此同。則為當如字。過謀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豈不為過謀而

不知尊此欲其尊秦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役於之役，征伐之役也。役且之役，役人也。公子謂陽華。貴言立之為君。

一本然而見親秦韓計韓字補此韓字不必增

但而奇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疎秦，從

筆姿挺特

始下元衍於此字今刪

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故云然。淫侈也。絕淫侈之用。以為事秦之金也。內行謂國中隱情。

鄆元作運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鄆。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

前語是嘗嘗而此轉意却異

矣。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必戰。魏與齊楚戰。內之。內鄆於韓。

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公之熟計之也。

所事謂王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

一本復有入字

故反激

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

意猶度。權猶變也。始說侈而今不入。是變也。安伏秦人。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於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弗納於君。弗使入莒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為公之公。猶國也。言不足為國之使也。

意常語常獨以就音轉勝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晉周人。使周逐之。道猶由也。

張登謂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

一本年作年姚同

以四必字勝

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  
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三川近西、西讎之、故緹有戒心、守三川、非緹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

魏王爲九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  
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衆、一本九重作九里、復復其尊、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公爲曰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與此同、但此止言魏王而不言惠、以曰里爲九里、以彭喜爲房喜、以鄭君爲韓王耳、此策當屬惠王

### 桓惠王

君元作侯

善一本之交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郢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趙魏爲鄰、故有則存而無則亡也、不可無而從、欲爲從、必得韓也、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國小不

得主從故。橫則韓重者。最近秦故。  
無從輕。謂無從者輕。指趙言也。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